

中国当代作家



贾平凹

土门

浮躁·白夜·商州·高老庄·怀念狼

病相报告·秦腔·高兴

天狗·五魁·鸡窝洼的人家

制造声音·火纸

丑石·进山东·五十大话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中国当代作家系列

贾平凹

土 门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土门/贾平凹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
(中国当代作家·贾平凹系列)
ISBN 978-7-02-006417-5

I. 土… II. 贾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9917 号

责任编辑: 包兰英 装帧设计: 刘 静
责任校对: 杨益民 责任印制: 李 博

土 门

Tu Men

贾平凹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4

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

ISBN 978-7-02-006417-5

定价 17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降,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,中国当代文学创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,相继涌现出一批生活积累丰厚、艺术准备充足、善于思考、勤于探索的作家。他们的作品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、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艺术风格,产生了广泛的影响,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轨迹和水平。这些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,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;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和影响力,不断地推出新作,超越自己。

今天,社会和文学都在朝着多元化的方向行进;写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表达方式、读者的需求和阅读趣味日趋多样;文学的娱乐功能受到重视;各种文学潮流兼容并包、各行其道。此时,全面系统地总结上述一批作家三十年来的创作实绩,对当代文学事业,对作家、读者和文学工作者,对当前的图书市场,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
基于这一认识,我们决定编辑出版这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。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,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;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,各系列卷数不等,每卷以其中某

篇作品的标题(长篇作品以书名)命名。这是一项规模较大的出版计划,我们将每年推出三至五位作家的作品系列,在五年左右的时间里完成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12月

当阿冰被拖下来，汪地一叫，时间是一下子过去了多少岁月，我与狗，从此再也寻不着一种归属的感觉了。

那时候的人群急迫地向我挤来，背负了如同排山倒海的浪，我只有弓起脊梁去努力抗抵。倾斜了的院墙下，支撑的那根柳棍就是这样吧？老冉收藏的博山陶鼎，以小鬼做成的鼎腿也是这样吧？五十年前的晚上，正是风高月黑，云林爷家的老牛挣脱了缰绳来到村口，不想遇着了那只金钱豹，两厢就搏斗开来，豹的前爪抓住牛肩，牛头抵着了豹腹，谁也没能力立即吃掉对方，谁却也不敢松一口气的——一夜的势均力敌——天明时便双双累死在大石堰下。我是不行了，我真的是难以再支持，后腰发酸，胸部胀得生疼，想到膝盖一弯就要扑倒，立即会有千只的男人脚和女人脚从身上碾踏过去。这是谁，拎不着，也扫不动的，得连泥带土铲起来，这是谁的肉饼呀？好了！蛮脸的警察提着警棒跑过来了！短短的腿。黄胶鞋的帆布帮渗着黑的汗渍。警棒并没有举，张开的嘴又合住，只透出一条红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厚唇……人群便向后斜去。——只要有风吹过，任何小草小木都要飘摇的。但现在，一切骚乱却未发生声响，只有阿冰在一声汪后又吭鸣了两下，如瘪嘴的老太太高声说过一句还要低声再嘟囔嘟囔，软沓沓的，是无可奈何的叹息。我是多么感念这两下余音啊，不至于在一时的寂静里更加恐怖，耸耸肩

站稳在那里，眼前依旧又恢复了七月天里袅袅不绝的热线。水天一色。是的，水天一色，但远处并不是孤帆远影，广场外一幢一幢水泥钢筋砌起来的楼房，都在热线里开始变形，弯弯扭扭，如醉了酒的汉子。行驶而过的车，一辆一辆，软和得失去棱角，似乎随时要稀化在那里了。四十米外的第一幢的第一层的谁个人家，竟会有着一个小小的篱笆，用建筑工地废弃的脚手架的破竹竿编织，种着菜蔬，栽着几株葵花。葵花开得金黄耀目。梵高！我当然知道，那个割掉了自己耳朵的丑陋荷兰人，他的油画就是这样的。他是在夏日里发疯的吗？夏日的太阳容易使人发疯吗？范景全是曾经坐着飞机俯视了全城的，“你知道吗？”他说，“西京是以蜘蛛的形状建的。”这广场又是蜘蛛的哪一块部位呢？广场这么大的，学着外国的样儿，全植了草皮，但草皮并不完整，一块发绿，一块发黄，甚至有裸露着的肮脏的黄土，斑斑驳驳有些像爹的那颗癞疮头。

爹是死了，有着铜包叶的旧樟木箱里，还留着爹的工作证，原籍的一栏是写着仁厚村三个字的。一生走遍了天南海北的铁道工，那个夏天退休回家，一坐在门槛上，卸了帽子就往下挠，脱了袜子又往上挠，说：嗨，最美的还是咱这儿嘛！在井台上摇着轱辘把的爷爷嘿嘿地笑，娃子，你终于晓得故乡了！爷爷把轱辘把撒了手，轱辘把哗哗地打旋转儿，咚地，桶掉进井里跌成碎片。父亲是一株老树，他到底还能叶落归根，而我充其量还只是棵弱苗子，却就要被连根拔起，甚至拔起了还要抖掉了根根爪爪上的土，干净得像是洗过一样！五年前修建这个广场，村人还热衷着把田地翻开来，掏出下边的沙，夜夜用马车运到老城东门口去出售，高兴着可以赚好多钱。而市长亲自为广场命名“城市广场”，在电视上讲述这个命名有着如何从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象征意义，我们是怎样的参观过，向远在外地的亲戚们炫耀过，如炫耀我们仁厚村的菩萨

庙会有明王阵鼓一样。但是，城市数年的扩展，在仁厚村的左边右边，建筑就如熔过来的铅水，这一点汇着了那一点，那一点又连接了这一片……做了一场梦似的，醒来我们竟是西京里的人了。我们在西京里，就真的如这些可怜的丧家狗啊！瞧呀，獒犬，圣班纳犬，秋田犬，牧羊犬，阿拉斯加雪橇犬，自得宠于人类后就只有主人没有了家，而人是靠得的吗，西京里靠得住吗，以至于一纸公告颁发了无证狗的禁养令，就得遭受全城范围内的捕杀了！在水泥柱上，狗的眼前晃动的是什么呢，是落着雪和一片片黑色松林的北海道峡谷和辽阔的瑞士草原，还是豪华的客厅里那些闪烁的壁灯和柔软的沙发？六月天的打着旋涡的麦浪没有了，静穆得如千手观音的柿树没有了，乌鸦再不来报丧，喜鹊也不来叫喜，再不能提着竹篮去剜苋菜，蚂蚱在脚面上飞溅，酸枣刺破了手指……在今天，我们——人和狗都是不配有什么故乡的！

人群里，紧贴着我的是一位肥胖的女人，厚厚的粉脂在汗水冲刷下弄成一个花脸，真丝的裙衣湿沓沓在身上，完全暴露了那坠吊的奶子和凸起的小腹。上了年纪的女人就是一身臭肉吗？我竭力想从她身边挤过，一抬头，不远的那个男人还在热辣辣地盯我。他已经很久时间在盯着我了，我瞪过他，但他还是勇敢地盯我，勇敢如苍蝇。流氓！在这么个场合还有这份心思？我这么暗暗骂着的时候，竟也真的看见了几只绿头的苍蝇从水泥柱上起飞，盘旋在头顶，后来一只就落在胖女人的左耳廓上。在仁厚村的经验里，即便到野外，你怎么也寻不着苍蝇的，但只要一解手，它立即就出现了。我和眉子去给云林爷屋里搞卫生，云林爷的绝招是能用筷子在空中夹住苍蝇，他不愿劳动我们，笑着说：“这是我养的！”苍蝇是永远在这个世界上藏着的，这只平日又藏在城里的什么地方呢？西京是明万历年间修建的城，如果也是养着的，嗡嗡，营营，西京城里的

苍蝇就从明代一直飞下来的吗？

“喂，扯起来，胖子，扯紧绳！”

“他娘的×，解不开这圈嘛！”

“文明点，胖子，语言要文明哩。”

“他母亲的生殖器！还真是真皮做的项圈！”

“用刀子割断！”

“嚓！”项圈割开了，阳光下一条丝麻编织得非常精美的狗绳，“日”地丢过来。我弯腰拾起，看见套环的布片上写着“德国狼犬”。我差不多已经拾到十二条写着各种狗名的狗绳了，许多拾狗绳的人以忌妒的目光乜斜我，他们必是认为我是女的，那个警察就以此要讨好，殊不知胖子和眉子熟的，我只是在眉子家见过他一面罢了。

胖子眯了一只眼看我，牙齿白花花地微笑。

“他认识你？”胖女人硬着声说。

“我只认识他。——他是破获一二八凶杀案的立功者呀！”

“那这是名人嘛？！”

胖子应该说是名人。几个月来，西京城里到处在议论着这宗凶杀案，人们以为家里装了护窗网、防盗门，回到家里就是最安全的了，一个画家，却偏偏就全家四口被人捅死在住宅楼里。街上曾经张贴着悬赏二十万元举报线索的告示，这告示诱惑了多少人，据说举报者有过十余例，但都是毫无价值的一派胡说。最终在案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胖子审讯另一桩案子偶尔诈出了这一案的结果。罪犯，两个吸食白粉而又没钱的街上痞子，他们就住在画家所在单位的街的对过，且与单位的人相识，当上百人的破案组带着警犬忙活了一月理不出头绪，他们还跑去看热闹，拍着警犬说：“这家伙肉吃得多了！”可是，其中的一名因别的偷盗被抓住，两天两夜轮番的审讯时，他的毒瘾犯了，鼻涕眼泪流下来，浑身筛糠。胖子拿

着白粉说：“你要交待了，给你吸！”白粉给他吸了。“你知道这白粉多少钱吗？”“多少钱？”“二十万！”他说，“二十万我要送你呢？”胖子还没有醒悟过来。“我现在瘾越来越大了，可我没钱买白粉，就是有钱，货也越来越难买，而且还常是假货，我恨死这些做假的！”他咬响着一阵牙齿，叫着胖哥，就哼哼地笑了两声。“我感谢你还能给我白粉吸！但我不想活啦，真的，不活啦！小弟要学雷锋，让你立个功呀！”于是交待他们如何制造了一一二八凶杀案。这罪犯或许已决定要死，一切都无所谓，或许是白粉的作用，他交待杀人经过时简直是在炫耀：带了两把刀子，第一刀斜着从熟睡儿子的下身送进来，抽也没有抽，那一根肉却断下来在地板上蹦跶。女儿被捅死在小房门口。听到响动，画家从另一间房子出来，大裤衩，一只赤脚，一只脚穿了拖鞋，他们就抱在了一起厮打，还是另一位抓着砚台砸了画家的头，他才补了一刀在小腹上，让肠子咕嘟流出来。然后，刀逼了主妇交钱，她不交，刀尖刺进每一个关节处转着搅……“我这是第一次杀人，胖哥，杀了那老女人我就瘫在地上，汗把毛衣毛裤全湿透了。就在这时，我看见了一条狗，是条土狗。这土狗长得真是漂亮！它原来一直在厕所门口目睹着，差不多吓呆了。我说，你全看见了？你这漂亮的狗！举了刀向它扑去，它却钻进了另一间屋子，竟能用身子撞关了门，又大声吠叫。我们才匆忙开了大门跑了。”交待出的情况与现场吻合，但庞大的破案组一直认为凶手是一人，是职业杀手，怎么会相信竟是眼前这么个不足一米六的瘦弱男人？随后抓获了所提供的另一同案犯，两人交代一致，此案才被定下来。胖子就成了破案最大的功臣了。胖子真是幸运的人，他将杀人犯送上了刑场，杀人犯却送他二十万元——杀人犯或许前世是欠着了这笔巨款哩！

胖子气喘吁吁地把粗大的绳索挽环套在了那条德国狼犬的脖

上,他的大盖帽下的肥脸淌起汗,腰带松松地勒着,因为肚子硕大,裤腰在前边提得很低,屁股就绷得紧紧的。德国狼犬脖子上的环套越拉越小,被胖子牵着往水泥柱前拖。已经被勒死的狗横七竖八堆了一堆,这让所有还活着的狗都看到了,德国狼犬或许吓昏了,却并没有叫,本能地将四足僵直撑在地上,胖子便和狗在那里做拔河比赛:一会儿狗被拖前去,一会儿又拖了胖子回来。人群里已有了轻轻的笑声。这笑声使胖子羞赧,水泥柱下观看的警察也走过来,从胖子手中拿过了绳索的另一端,两人强行地往前拖,先头勒死的那条笨狗一推下车厢就瘫在那里,胖子几乎是抓了它的项圈提了过来,贱东西的两腿之内便稀稀淋淋地往下滴流粪便。狗屎是十分臭的,太阳的暴晒下臭恶越发熏人。——这一定是那个小老板的看家狗,项圈里还系着一颗民国初年铸造的小铜铃。勒死的那条阿拉斯加雪橇犬,听说是一家公司老总的宠物,咬伤过周围十多位群众,这次捕杀无证狗,第一个就抓的它。这比利时的种族,体型强壮,毛色铜黄,其英勇就死的行状使围观者无一不震惊,它几乎并没有被拖着过来,而碎步小跑向水泥柱,扬着头让套紧了绳环,然后咕咕嘟嘟发出了声音,声音不躁不暴,如大人物作什么演讲。这条德国狼犬与它前边的同类断然两样,胖子和另一个警察将它拖过来,四蹄在草坪上犁开了四道沟。不知这是什么命运,它没有直接被吊在水泥柱上,而要当众勒死,我清楚地看见它在胖子和另一个警察拉紧绳子的两端时吊在了空中,长长的舌头吐出来,三只苍蝇立即就飞过去,有一只落在那黑色的鼻尖上。胖子分明是很累了,也是以为狗已经被勒死,才一松下绳索,德国狼犬却动了,倏忽翻身而起竟拖了绳索向广场的一边跑去。它明显地跑得不快,在二十米外前蹄一软跌倒了,爬起来又是跑。

这一突变使围观的人都呆了,所有执刑的警察也呆了,约摸过

了一分钟，警察们一齐向狗扑去，人狗便在广场上兜着圈子跑。当狗折头又跑过来企图冲开围观的人群时，人群哗地往后闪开，但拴在狗脖子上的绳索绊住了胖子，——胖子，胖子永远是好运气的——这一绊，狗又跌倒在了地上。我看见了从它的口里鼻里喷着血，血星乱溅，在阳光下形成了一个粉红的雾团。胖子就双手抓住了绳索；它又被重新拉回到水泥柱前。这次，警察们在围观人的面前丢了脸，仇恨便成十倍地发泄在德国狼犬上，粗长的绳索再一次被胖子和一脸青春痘的警察拉直，青春痘在喊：

“灌水！灌水！——把它的气憋住！”

有警察就将自己配用的塑料瓶矿泉水拿过来，往狗的口里灌。水灌进去，发着咕嘟咕嘟声，水又往出喷，又是粉红色雾团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口喷出来的水柱这么高，又这么匀散，太阳下甚至出现过一道一闪即逝的彩虹。狗再一次四肢抽搐，后来安静垂下，胖子才一放下绳，蛮脸警察就喊道：“不能放在地上！没完全冷却，狗是不能见土的！狗是土命，见土就要复活——吊上去！吊上去！”

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再也忘不了这句话了。

我的手上是有一块疤的，娘曾经说过，长大了疤就没有了，但现在疤依然还在。那是六岁时看着爷爷吃水烟，爷爷吃水烟从来是不用纸媒的，他能极快地从火盆上抓颗明炭按在烟嘴上，一边呼噜呼噜吸着，一边开始讲我的曾祖父的关西书院，和他当年授课的那座私塾学堂，教我念：“要大门闾积德累善，是好儿女耕田读书。”我不省爷爷的话，也伸手去火盆里抓明炭，这一抓就疼得大叫，往外扔时，火炭竟落在胳膊上。爷爷说：烫得好，这一烫我的话你也能记住了！爷爷老早就死去了，我在长，这胳膊上的疤也在长。仁厚村被征用了最后一亩田地的那个冬天，我们屠杀了惟有的十头老牛。能分得牛肉吃，这令我和眉子欢天喜地，我们炒了一

顿萝卜牛肉丝,又自己炮制着做酱牛肉,得意地去六斤伯家显夸手艺,六斤伯家的院子里晒着一堆牛粪,臭气烘烘的,他正把分得的那块牛肉埋在台阶下,高声骂着造孽:猪羊生来是一道菜,但牛却不是人吃的啊,人吃牛还算是人吗?这仁厚村人我认不得是仁厚村人啦!他拱着腰向我们吼,唾沫飞溅,眼珠要爆出来,瓷光光的像两颗铜铃。我和眉子回来就恐慌,吃了为仁厚村耕作了一生的老牛的肉,一定会有什么报应的。果然我们的胳膊上都生出一片黄茸毛来。尤其是我,在那块烫伤的疤的周围竟长出了一圈。眉子是认识了推销员后用进口的洁毛霜除去了毛,而我的还在,变成了我向人叙说我是农家出身的惟一标志。

我深深地悲哀起这条德国狼犬了,甚至怨恨了它死前的一切愚蠢的举动,却又想:这垂死的反抗多么的得不偿失。如果是一种本能,别的狗怎么不这样,它是要在暗暗提示着我什么呢?但无论如何,我后悔了来“城市广场”看到了这一幕。我开始往后挤,人群里有人趁机撕夺我手里的那些拴狗绳,那个涎脸的男人甚至趁机拧了一下我的腰,我狠狠地甩了一下手把绳统统系在腰里,昏昏沉沉地就离开广场去城南角的农科所找老冉了。

老冉的宿舍里又坐着他的同事范景全,这个年轻轻的就白了发的人,学的农业却喜欢写小说,小说总是发表不了,但总是在将新作来念给老冉,老冉就闭了眼睛静静地坐在那里听,我进去的时候,他是不念了,说:“老冉,你瞌睡了?”老冉说:“听着的,你念吧。”眼睛还闭着。“听屁哩!梅梅来了你都不知道,你还听我的小说?”范景全精得如猴子一样,他是能闻得女人味的。我才在门口对着斜对面的玻璃门拢头发,湿淋淋的刘海儿总是贴在额上,听见他的话,忙正经了立在那里微笑。每次来这里,我都要做出是自然而然地路过的样子,曾多次黑水汗流地跑了来,猛地在大院门口就碰着

了范景全，便视而不见，昂首挺胸过门不入，使范景全喊着才走进来。老冉睁眼瞧见了，我，慌忙站起，说：“明日我也要写小说呀，写了小说给你念，你就知道逼着让人听是什么滋味。”范景全说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这老冉！”一阵尴尬后，就笑了：“梅梅，是来寻爱情的，还是来请教的？”他是我学函授的辅导老师。我说谁都找的，范景全就眨巴着小眼睛，“我知道了，”他说，“你们忙吧。”就走了。

剩下我和老冉，老冉就殷勤起来，那副近视镜还未更新，腿子儿缠着胶布，我不喜欢的那条大裤衩还穿着，两条细腿踮踮着跑进跑出，买了这样那样的小食品让我吃。我是小孩子吗，怎么不买泡泡糖？老冉说，梅梅你气色不好，怎么啦？我说广场上在勒狗，上百只狗被勒死了！老冉似乎并没有忧伤，卸下眼镜擦拭，甚至笑眯眯了那一对鱼泡眼。德国狼犬最后被吊上了水泥柱，舌头从嘴角伸下来，眼珠蹦出，像两颗线吊的玻璃球。“你把眼镜戴上！”我说，“卸了眼镜我就认不出是你了！”老冉戴上了眼镜，恢复了以前模样。他说：“公安局我有熟人的，弄一张皮子回来铺床，你冬天就不可能犯气管炎了。”我哼了一声，无法再和他说下去，仰身睡在他那张吱吱作响的小木床上。老冉就在一旁说他又收集到了一件明清的家具，是叫杌儿的，檀木，可以放在床上能坐能枕，也能斜倚了身子，古人真是会享受的。——今日脑子里不装明清家具，我蜷了腿侧睡去，脚上的凉鞋就嗒地掉下去。老冉便不再说家具了，说热，果然满头的汗，却瓷眼儿盯我的光脚。“你的脚真好！”我恶心的就是我的脚，五趾并齐，肉乎乎的，不能像眉子的那样瘦条条的可以穿尖头的皮鞋。我把脚一伸，伸到被角里。“真的，趾甲盖儿像是瓷片儿。”老冉还在说，又卸下眼镜擦拭。椅背上挂着那些拴狗绳，拴狗绳都是五彩的丝麻编织的。我眯着眼睛，听着了老冉的呼吸急促，开始结结巴巴说那些爱我的话，问几时能答应结婚，是在家

里做席待客还是在城里的酒楼上包饭？我依旧不搭理，他就在嘴里咬着一阵舌头，听得出有一汪水的搅动声，后来去拉上了窗帘，小心翼翼地挨近来，一双手摸我的脚、腿，摸到小腹和奶。他的举动如小偷一样，窗台上那一处阳光没有遮住，泛滥了金色的光芒，又透过床边的镜子，将一个白块反射在天花板上。一本书上讲：打麻将可以忘掉读书，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。那现在呢，我在老冉的抚摩下，安静如猫，极力不去想广场上的事了，却在晕晕乎乎的气氛里，意识里感觉门外有人经过，停在那里侧耳听到了房子里的吱吱的床响，并趴在门上的窥镜往里瞧。这窥视人一定是小偷，会持了刀悄悄走进来，先刺倒老冉，当着我的面用刀尖扎进老冉的关节处一搅一搅，老冉就死了，深度的近视镜掉在地上，血沫子如肥皂泡一样堆在口鼻上。然后持刀人双手卡在我的脖子上，我被倒提了双腿，似乎他还在说：“不让你沾地！你这小母狗！”

我浑身一阵痉挛，老冉却已趴了上来，一张口在我的脖子、脸上疯狂地吻。……我什么都不想了，现在能救我的只有老冉！老冉！老冉！我的老冉！我推开他，自己剥衣服。衣服是大衣领的麻纱衬衫，往上脱的时候蒙住了我的脸，“来吧，”我说，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平日如何地自强，到头来能拯救自己的还是男人。我知道我已经是一脸的淫邪了，脸面也就全然不要，“要来咱们就好好来一回吧，反正我是你的人，你把我糊涂了去，弄死了去！”可怜的老冉，在那一时是愣住了，他没有想到以往守身如玉的我会突然变成了荡妇，他只会在我的拒绝下放肆冲动，一旦我主动起来他却惊慌无措。我摔掉了衬衫，老冉还瓷瓷地站在那里，我说：“要嘞，我要嘞……”他愣过之后，突然一脸的羞涩，将我的身子像凉粉一样拍了拍，拉过被单盖了，喃喃着说他不行了。我探手一摸那裆里，蔫溜溜的，一滩湿滑的异物，——他是在抚我吻我的时候就泄了。

我那时犯迷瞪,从冬天到了夏天,越发儿地严重,每天的早晨已经是睡过了长长一觉,起来还糊涂,浑浑噩噩要五分钟至十分钟才能清白,接着就无来由地出现身心的爽朗或是莫名地烦躁。我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,这时的心情就要决定这个整天里的情绪。或许是仁厚村的集体遗传吧,当年爷爷就这样,只是他要静静地坐在院门外的上马石上,巷道里吹进来的村外田野里的草腥味,以及不知什么地方,一股一股飘过的牛粪味、泔水味,这种气息易于使人清醒,爷爷就揉搓半天的膝盖,然后站起来,掐着了土院墙头的毛拉子开出的花,进堂屋熬茶喝,问道:“梅梅还没起来?”炕上睡的是我和眉子,隔门缝瞧见他直喝了三缸稠得吊了线儿的茶汁,那朵淡淡的小花就插在卧屋的门栓上。后来,爷爷下世了,爹和娘也下世,墙头上的毛拉子还在开花,却再也没人掐了插在门栓上,等我梳头时来戴。眉子又同我睡过十年,两个老大不小的姑娘,村里人都在评论着我们是熟了的蛋柿,到了手一碰就要流水的年龄。这个年龄却更多地生发了烦恼,每天醒来后,杂货铺的光头照例在他家后院的桃树下拉胡琴,弦索上的声音悠过来,悠过去,我们的眼皮又合上,意识里天空中有一只大鸟平着翅膀在往下落……就又睡着了。直到一帮孩子在窗前大声在唱:“这么大的窗子,这么大的门,这么大的女子还不嫁人?!”我们就在炕上嘻嘻地笑,鲜红的

太阳从窗棂射进来，照耀着我们的红被和露在红被外的半个身子，眉子说：“太阳一竿子高了？”我说：“才有你一屁股高嘛！”我们还是不起来，相互拔着对方额上的荒毛，眉子就说我像我的爷爷。我长得是像我的爷爷，国字形脸，长长的法令，但眉子说这话的时候，她是在得意自己的漂亮。我比不过她的漂亮，可我长得像爷爷我也就自豪了，我开始背我的曾祖父授课关西书院时为书院拟的门联：“余以幼孤旅寓渭河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炳烛，今为童蒙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。”我又指着还挂在中堂上的爷爷自撰的对联，念：“身无半亩心忧天下，读破万卷神交古人。”我这么念过了，眉子便蔫下来，幽幽地说：“梅姐，你将来给咱上大学啊！”两人就都不再言传。——不再多言传的日月越来越稠了，我终于没有考上大学，眉子却出落得更加好看，但我们明显地有了生分。不再嘻嘻哈哈戏闹的原因是都有了爱情了吗？爱情是孤独的，孤独如老虎，也如猪。眉子就像那猪一样蠢！几十年里，城里人都在作践仁厚村，说：“柿子是涩涩，核桃是隔隔，婆娘是墩墩，女子是黑黑”，好不容易出了个美人眉子，自和那个健身器传销员恋爱后，她就变了。她开始和我疏远，开始说谎，真的，她总是在我邀请她夜夜睡在这儿的时候，她说她娘的哮喘病犯了，得回去照顾。可后来见到她娘，她娘身子好好的，说吃了云林爷的三剂药，整个冬天病都没有犯过，并且还嘟囔眉子和我在一起，什么时候能嫁人呀？“最好嫁个兄弟俩，姊妹俩就不拆伴了！”我立即明白眉子每晚是和那毛胡子传销员鬼混了。

那一天，我的家里新住了两位病人，老冉也委托了范景全送来两本关于函授的辅导材料，我们说米说面说天气，后来便说到云林爷的医术。当然啰，云林爷的医术是高明的，甚至不可思议，他一个独眼瞎子，又从小患了小儿麻痹症，天知道他是怎么懂得医学